



纪念严苍山先生

潘华信

苍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八个年头了,白云苍狗,天上人间。

我侍苍师侧前后十年,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,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清晰地烙印在脑,特别是一些生活琐事,夜深人静之际,会重现眼前,仿佛先生没有离去。苍师待我恩重如山,情同父子,今天回首前坐的哀痛与悔改,言语是无法表述的。

今年清明,我随世芸兄等踏上寻根之旅,来到先生的故乡——群山拥簇着的浙江宁海,荷县政府的盛情关照,短短两天,我们寻觅和重蹈着先生成长的足迹,在县政府的档案馆中获得了先生当年不少的珍贵史料,又安排我们参观了柔石、潘天寿、严苍山的故居,与已经白发苍苍的柔石女儿,握手相聚,唏嘘话旧。更凭吊了先生景仰的方孝孺的跃龙山上的读书处。

今日宁海已是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城市了,但时尚景观的背后,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掩映着非凡的历史光焰,这在方氏读书旧址就体现了出来。当我们的车在跃龙路上转入一十字路口时,一段高高的黄色古旧的围墙便映入眼帘,后边是松柏环绕的小丘峰,山不高却名跃龙。我们沿着石阶拾级而上,左侧是警钟隐约的宏伟庙宇,右侧就是先生常说起的方孝孺读书处了,明·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“正学”,并称方为正学先生。旷地上矗立着一座石坊,近人补额曰“乾坤正气”四字,再上数级,有古朴的粉墙圆洞门,入内是幽深的厅堂旧屋了,修葺整饰,人迹稀少,寂静而肃穆。我坐在厅前天井的石条上,思绪飘渺起来:一百年前,先生与潘天寿、赵平复(柔石)同窗于今正学小学,知己联袂常来此地瞻仰先贤,可能也是坐在我今天休息的石条上,先生吟成七律一首《题方正学读书处》:“瞻仰芳型有忠(忠)臣,模糊碑碣字痕存。贞心直与山河壮,正气重开天地昏。叶落疏林标血色,风鸣古柏凛忠魂。燕王宫殿今何在,不及三椽书舍尊。”想当年先生等登临兴怀时,虽山径凄迷,而模糊碑碣仍在,经百年岁月的洗磨,今日故物荡然了,当年少年意气、激昂文字的前辈们,亦早已长眠地下,天地悠悠而人生苦短,只有他们报国的赤诚长留在后人的心怀之中。

历史的余绪,让我把方孝孺、柔石、潘天寿、严苍山引联成一种宁海的独特精神,它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“台州式的硬气”,宁海古属台州,四位都是台州“硬气”的楷模,彪炳千秋的。赵、潘、严三人自幼情同手足,一生风雨同舟,柔石早岁避难来沪,潘天寿解放后途经上海,都下榻在苍师太仓路寓所;即使“文革”中潘被隔离,先生身系囹圄,狱中犹牵挂老友,赋诗抚慰:“旭日高悬日影通,还君清白勿忧心。”他们的精神、友情,在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了范成大的诗句:“死生契阔心如铁,风雨飘摇鬓欲丝。”感人而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。

这几天追踪君子兰开花的进程。佛说的手有余香的爱花之情我的没有,养的都是些可以自生自灭死去活来的花花草草。这当中应该算兰花类生命力最强悍。遇到品种一般的

花开有时

田洪敏

扑扑楞楞地疯长,几天不理生根发芽儿,想要换土都要连根拔起,盘根错节的样子着实让人。芦荟也是好孩子,随便扔到太阳底下,晚上回来发现伊晒得满脸通红,以为这下子小

命不保了,哪里想到放到阴凉处安抚下就又葱绿起来了。顶不喜欢的是虎皮兰,生长短期,分支快,几天功夫花盆儿逼仄得形同蚁族聚居,很是悲凉。

说起来是十几年前,大学还没有在郊区跑马圈地的时候,我在老校的一个卫生间旁发现这株君子兰,长在一个破烂花盆里。后来石老师把它搬回办公室,我们只是觉得石老师多事,因为这个君子兰实在是生得丑,叶子狭长且窄,一点没有丰饶滋润惹

人怜爱之气。大家随便养着它,想起来浇浇水,喝剩的茶叶底子也泼在上面,一连几年没见开过花,更加证明了它的蠢笨。没有人特意养着它,也懒怠扔掉它,因为盆子太重。纳罕的是,当大学迁往郊区已成定局的时候,我们在搬办公室的时候居然还带上了这盆君子兰。石老师退休的时候,我们曾经劝她把这盆君子兰带回家去,因为它越长越高了,摆在窗台上遮挡住了光线。而且我一向不喜欢长得高大的植物,尤其是花,我不理解明明它们可以靠花吃饭,为什么要长成树的样子?

石老师终究不愿意把这盆君子兰带回家,我怎么觉得石老师退休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带走,甚至办公室桌抽屉里她简单看了一下就说以后再过来收拾,可是再没有来过。她自己编的教材写的文章买的书都扔在了办公室里,这让我一时对于职业生涯产生了些许倦怠。没有办法,我只能继续养着这株“老君子兰”:它彻底老了,却还在长呀长呀,烦透了。不得已我从花市以最便宜的价格拖回来一个大花盆给它安家,又买了十

李世济先生去世了,不知怎么的,我居然有点松了口气,为她。

老人一生,可谓命运多舛,晚年尤为凄凉。68岁时独子车祸身亡(这儿子是她40岁时方得),74岁时因丧子之痛身患抑郁症的丈夫唐在忻又撒手人寰,身患糖尿病的她一个人抚养孙女,还要参加各界活动、培养学生,以弱质女流之身,实属不易。

而且,她并不喜欢别人认为她是个“弱质女流”。

我第一次见李世济先生是在2005年。那时我在复旦念书,功课不紧张,天天迷京戏。每周去沪上著名程派琴票应家孚伯伯家调嗓子,放了寒假,应家伯伯介绍我去北京,让熊承旭老师给我说《骂殿》和《碧玉簪》。

熊老师上来就问:“你要听老路子?还是新路子?”

所谓老路子,就是程砚秋的路子;新路子,当然是李世济改变之后的曲调。我超级迷恋王吟秋先生,当然选老路子,有时候

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腹诽几句“新路子”。熊老师非常大度,并不怪罪年轻人的鲁莽,有时还拉给我听新老之别:“你别看这里改腔,那时因为老唐知道,她是她40岁时方得),74岁时因丧子之痛身患抑郁症的丈夫唐在忻又撒手人寰,身患糖尿病的她一个人抚养孙女,还要参加各界活动、培养学生,以弱质女流之身,实属不易。

落花流水春去也

李舒

唐在忻1922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在圣约翰大学读建筑专业,然而却痴心京剧,曾从师穆铁芬、周长华等学操琴。他和22岁的中国银行工作的熊承旭(二胡)、还在高中读书的闵兆华(月琴)结成了沪上三兄弟,时常聚在闵兆华的大姐家中切磋玩票。

1946年,唐在忻在上海茂名南路与上海演出的程砚秋相识,那时他还是位会说英语会开汽车的大学生,出语新鲜有趣,喜欢“洋派”的程砚秋先生对这样的小朋友很是欣赏。也是在那年,他也认识了才12岁的李世济,一曲《骂殿》,却开始了四人之后大半辈子的合作。据说,程砚秋离开上海时,曾嘱咐他们辅助李世济调嗓子排戏,“情托三剑客”之说,至今流传。

因为熊老师的关系,我去见过一次李世济先生——借着帮熊老师拿东西的机会。她说一口上海普通话,听说我从上海来,又在复旦念书,蛮高兴,请我喝咖啡。喝的是黑咖啡,没有奶,也没有糖,我很诧异。“我只喜欢喝黑咖啡。”她的身上,依稀仍有当年上海小姐的作派。

我给她看我拍的上海照片,其中有一张西湖公寓(即解放前的华盛顿公寓),在衡山路和高安路口,李世济的父亲李乙尊曾经在这里居住,邻居中还有如今鼎鼎有名的沪上名媛严仁美。她似乎不大清楚这件事,一下子翻过去。李世济的祖父曾任安

五言杂感

傅璧圆

樑上燕泥冷,
庭心杂草高。
枇杷刚熟了,
又听卖樱桃。
河中流水远,
庭外落花多。
觉得莺声晚,
人生奈若何?
芍药笺烟冷,
牡丹滴露微,
春归何处住?
好去问黄鹂。
港口盈盈水,
海南滟滟波,
鲛人双泪落,
化作明珠多。

块钱的花土培在上面。偶尔我会从家里带来已经过期的罐装啤酒,一股脑地洒上去。

自去年老君子兰似乎菩提下顿悟,开始含苞、开花——我惊诧于它花枝招展的老年了。后来给它的待遇明显提高。经冬复历春,小心呵护。今年如约开花。

花开了,有什么好写的呢。美好的东西静静地在那里生长着,不该惊扰不该鄙薄。我想起的倒是它备受冷落十年;想起了石老师退休好多年了,我只是偶尔一次在路上碰见她,寒暄几句就匆忙赶往别处,我居然没有专门去探望过她,可是刚刚毕业那会子,我却是赖在伊的小窝里蹭饭吃。那些辰光不是白驹过隙的潇洒,是痛如疾步撞到电线杆子;是心若煮水难以遣言;是春日里白花花的阳光下的光与影,和里面的尘埃。



进玻璃柜里,供人参观。

水晶杯是用来享受的。我有四只价格昂贵的水晶杯,从没把它当回事儿,就大大方方拿来喝茶。贵重的东西才需物尽其用,不然再贵又有什么用?

贵重的衣服也是。Q女人喜欢把好看衣服收藏起来,藏到柜子深处,她们总是说:“这件不能穿,好贵的哦!要等到重要场合才穿!”

其实,她哪有什么“重要场合”,无非是上班、下班,没事逛个街、喝个咖啡,哪一件事算“重要场合”呢?买了珍珠,不戴;买了黄金,不戴。贵重的东西统统找一个保险柜锁起来,提心吊胆,时常检查之。

Q女人吃饭,喜欢打包。但凡有朋友请她,首先想到的是这顿饭能否带回来一些。若是火锅之类当场吃完的饭局,她一定是不喜欢的。

“火锅有什么吃的呀?牛羊肉吃多了不好,要胖的!再说又搞得那么辣,不上火才怪!”

Q女人喜欢处处跟人对着干,特别是跟她亲近的人,她越是要唱个反调,就跟得了某种疾病似的。这样的人在生活

中随处可见,我有一个朋友小洁她妈就是这样,一枚典型的Q女人。

小洁妈七十多岁,是一名退休教师,平时生活节俭,一般买件衣服都不会超过一百块钱,但是两年前她开始炒起股来,大把进大把出,一支股票动辄上万,她眼都不眨一下。她把自己当成“股神”,料事如神,什么股票都敢买,套住了就往那儿一扔,口口声声说:“这股票只要我不抛,就不算输!”

小洁妈买股票亏了好多钱,最近又迷起卖房子来。她听说北京近两年房子涨的厉害,就想把自己现在住的三居室卖了,之后再买一套小点的房子用来居住,中间可以赚钱。

“趁现在房子贵,出手正是时机,过一段房子跌了,就卖不出这个价了!”

小洁说她妈把房子也当股票炒了,早晚有一天,她非折腾到两手空空、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垄不可。

Q女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好生活,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,把钱看得比命还重,而这样的人又往往挣不到钱。挣钱这事是有定数的,你命中没有的那个份,争不来,也躲不掉,该来的都会来。

人与人、人与钱之间,都有奇妙的联系。

世上所有的相逢,都有它的必然性。我们有时觉得走了条弯路,但那可能就是一条捷径,直通成功。

Q女人

赵凝

徽提督,父亲李乙尊是民革地下党员,上世纪40年代,他表面上经商,实际与政界关系紧密,他在上海霞飞路的寓所就是民革地下党联络处所在。建国后,李乙尊还做过李济深的秘书。

李世济结识程砚秋,和父亲有极大关系。因为李乙尊有位铁哥们,叫许伯明。许伯明一生从事金融业,却与京剧密切相关。他曾与冯耿光、李泽哉并称为“梅党三巨头”。他把徒弟许姬传介绍给梅兰芳做秘书,提议姚玉英给承华社管事,都是梅兰芳艺术生涯中要紧的步履。而许伯明与程砚秋的渊源亦很深,世人皆知罗瘦公为程砚秋赎身,许伯明是银行借款的担保人。李世济与程砚秋第一次见面,便是在许家的宴会上。

世家子弟爱好程派,程砚秋自然是欢迎的。然而下海唱戏,是另外一回事。程砚秋在梨园多年,当然深知做戏曲演员之不易,更知票友下海有多难,何况还是女票友。他拒绝了李世济要拜师的要求,甚至一度为此非常生气。虽然李世济在各种采访中都提到,周总理曾经有意说服程砚秋收徒,并且程砚秋本来已经应允,等她从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,就收她做徒弟,然而却忽然病故。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更确切的佐证,毕竟当事人



而去世了。没能拜师学程,大概是李世济一辈子的痛,也是她的执念。前几年纪念程先生的演出,李世济是大轴,唱的是《文姬归汉》里的“深深拜”,背景是巨幅程砚秋画像。最后,她对着画像真的深深拜了下去,也许,她希望用这个方式让大家承认,她是程砚秋的学生。



民族魂
施斌篆刻

但那段“深深拜”,是李世济改编的。程砚秋的老版本里,蔡文姬最后并没有欢天喜地地回去,我还是更爱那句家国不能两全的“到如今行一步一步远足重难移”。

不过,一切都不重要了。花落水流红,李世济先生去世了,在那个世界里,有她的爱子,她的老唐,她的父亲,还有她最爱的程砚秋先生。

“这才是人生难预料,不想团圆在今朝。”李世济先生走好。

《西方夜谭》他独自一人编了几年。战后,他又创办了新民报副刊:南京新民报的《夜航船》;成都新民报的《出师表》;上海新民报的《夜光杯》。干了之后,在一次编辑部编辑方针和方法的争论中

夜光杯的由来

张林岚

成为“漩涡中的人物”,他是个孤傲狷介而温良恭俭让的读书人,从不出口伤人,有意见也不说。为了这么一点细故,他离开了报社。

与大报大异其趣,晚报最看重副刊:《夜光杯》副刊在每天对开一大张的晚报上占一半篇幅,即第二、三两版的百分之八十版面。打泡戏是上海话说“打样”,展览最能叫座的代表作。前面一版是署名“沙”的赵超构小言论专栏《今日论语》和夏衍署名“朱儒”的《桅灯录》,像是一双放光的眼睛,看透了全社会众生相。千字文小说是司马迁的《一个人从六层楼跳下来的原因》,写苦闷无奈的失业者走投无路的“出路”。编者的《释夜光杯》是发刊词,即是

他在酒席上讲的话。叶浅予漫画描述国民党接收大员丑态之外,还有三篇短稿,所有文章都很短小,每篇一二百字三五百字。

“短些、短些、再短些”,新民报一向以短取胜。新闻,副刊都是短文。一个版面有一二十个题目的报纸,久已罕见了。后面一版是白芫的杂文《冯友兰的天王明论》,张恨水长篇连载《巴山夜雨》,马凡陀是袁水拍的笔名。他初度登场时,在报纸上写政治讽刺诗。但这天写的是《祝新民报》,诗云:名作如林郭沫若,矛盾老舍叶圣陶等二十四韵。高龙生的一组写生漫画《东北杂忆》和政坛掌故,字字珠玑,篇篇可读。

一年之后,新民报因刊登嘲骂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《冥国冥歌》事件而被封门,停刊两月。

启封时国民党派特务来监视,共产党也调人参加报社工作;袁水拍继张慧剑、吴祖光之后,主编《夜光杯》,直到解放战争胜利。

夜光杯边的大喜事,风子与沙博理的盛大婚礼,明请看本栏。

